孟子 四

離婁

六七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illegible]矩所以為方之器也[illegible]師曠[illegible]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illegible]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圓之逢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令曲尺也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

下黄鍾大音泰蔟千候反姑洗先上聲蕤儒追反賓夷
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
侖之陰大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名也取竹之
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
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比
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鍾二曰太蔟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
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
之義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五音宫商角徵展里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
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雙峰

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為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

野諠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郎葛洛盍力制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皁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去聲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

時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者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負其器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峯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正謂此也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作嘉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

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爲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令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雙峯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貫前第二節意）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度音鐸下度量之度音同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去聲為亂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覬其可行

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詆典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雙峯饒氏曰恭有對

敬言者有即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即是敬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以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去聲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

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峯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甸反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朱子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盖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盖不以斯民為有恒性是誣其民也

○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為堯舜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而解已矣三字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為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慶源輔氏曰不仁有深淺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謚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

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爲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眞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峯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弒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上聲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詳字貼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則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

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是亦遏人欲擴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甸反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雙峯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恒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去聲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峯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

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魯三桓等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音潮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鎛傳鎛音博為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
聚歛句剥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
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姦
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
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歛手削地
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
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
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遣鎮王
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
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
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
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
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
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折
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
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
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
以足疾命中人扶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
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
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

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

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

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峯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日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峯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

如字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巽言撰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苶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絕物即是逆天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怠敖去聲皆

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

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獨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

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黍為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

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太丘名寔嘗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云抵當他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

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爲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爲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爲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爲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者是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

之有菑與灾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甸反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来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於自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遏人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音潮錯蒼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帝時鼂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鸇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敺隋為唐敺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敺哀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敺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勑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峯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助語胥相也
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
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
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
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
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從這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此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能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甸反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反也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峯饒氏曰前面說自暴

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曰哀哉二字當令人聳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望之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通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雲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爾久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諂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實行助長以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

游氏曰欲誠

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新安倪氏日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慶源輔氏日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

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雙峯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說於親

則何可稱之有能誠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
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誠身工夫則無
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
然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
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
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此章述中庸
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
思誠之本雲峯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
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
也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
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
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第五

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爲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爲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爲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

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忍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

天下之心不能外矣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漢綱紀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慶源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爾○雙峯饒氏曰既有之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

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
去聲
之況為
去聲
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

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文侯將魏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之類辟開墾口本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枯回反盡地力商鞅以兩反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

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蔵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蔵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蔵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

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畝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横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閑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决裂阡陌觀此可見○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先王以為大戮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遏人欲之横流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

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德之衰可知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别矣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幷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字之義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以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是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

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捄（與救同）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朱子曰古人所以捄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晃因言

孟子在今日似當必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必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

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矣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哉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

矣

○王氏曰父有爭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慶源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意便有使之捐其所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肯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峯饒氏曰王荊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敕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

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

氏曰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新安陳氏曰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

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南軒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雖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所乎○雙峯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

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乃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諭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覺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咈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来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来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

（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與謫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去聲下同）

矣新安陳氏曰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

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下同)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下同)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朱子曰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

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度徒洛反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毁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已兩有所益○雙峯饒氏曰我去毁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毁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雲峯胡氏曰毁譽已自是非真況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而言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

師两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爲人師两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峯胡氏曰通上章两人字爲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两章之人字不異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遨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

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亦可尚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朱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為介孟子未嘗與言弔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與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餔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雙峯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来省糧食之費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趙氏曰

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懦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咈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

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
堯得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
以君治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
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
遂娶以歸也○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
爲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
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爲猶告此處
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
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
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
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
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於此章
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
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
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
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

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
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
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
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
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
從兄則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分而言之則
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
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
真於焉萌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
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
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
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曰
洙泗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
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
親為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
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
兄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
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
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

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

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未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這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

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志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生生而不能自

已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温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之形見血脉自然動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焉得而遏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

若便倨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
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
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暖自知非
言語之能盡也○正雙峯饒氏曰實如果實包
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
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
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
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
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
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
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
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
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遠邇到
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
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
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
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
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
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莆田黃氏曰前四
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

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櫱更無歌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可已舞蹈而不節

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適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

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雙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言舜乃瞽瞍

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嚚及其異母弟名象者亦驕傲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夔夔然莊敬戰慄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峯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

○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字瑩中延平人○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已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説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上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峯胡氏曰舜於

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

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産所爲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

一事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閽人主晨昏啓閉闢開左右行者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

意正相戕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以子産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孟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産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産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閼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輒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慶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徼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

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有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輿徒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藐莫角

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皆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峯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爲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峯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晋錮音固欒盈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名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范先是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日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晋邑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日商任之會受命於晋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晋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末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反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

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卻如此
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
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
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
君者苟知此禮義感應之施報之可畏而崇
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
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
下交通而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
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
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而出晝之心則庶
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
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以
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
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
追已也曷嘗以
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
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去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也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

日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通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受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徧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

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峯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

日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

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以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以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

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峯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

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
發令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
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
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
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慝
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茍然而
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
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
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
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
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
過者從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
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

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弒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

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果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峯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峯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

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無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

大人心下從許多事○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脩云棺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
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
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
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通
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上聲
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
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
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
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說深造然後可以有得

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

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日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趨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入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

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衮衮地出来自家資他
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来
註满若源頭深則源源来不竭若淺則易竭
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
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
事物物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
只是一路来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来
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
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
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
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
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
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
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
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
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
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
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
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
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

甚事来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来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来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来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説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潜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潜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潜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潜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屢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

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峯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峯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必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候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

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闘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

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博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峯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闊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闘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會融時一箇是一箇繞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

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一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

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于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峯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求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

○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媢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横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故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

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音干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

無實而將不繼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者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

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貨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

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他歷反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饑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眞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入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

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操人以存之之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甸反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

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峯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

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雲峯

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乎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平聲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亦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緄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繇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通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

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反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峯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

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

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訖常存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程子曰孟子所

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

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

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

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

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

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王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名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

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謡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几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

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兠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

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来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讒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峯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讒之辭○汪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峯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来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

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盖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

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故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

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

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盖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盖推尊孔子

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内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荅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叙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

道統攸繫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

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盖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為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

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兩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盖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辯三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作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

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

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之羮四矣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之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峯胡氏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事為交友羮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一自汙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

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向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

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跡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

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峯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說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

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

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

元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〇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〇新安陳氏日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〇

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泝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攢說如此到底後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爲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雙峯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音利其禁令序其

事故云朝廷也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吊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己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

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徵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日禮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

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所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强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顏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

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之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甸反前篇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汎汎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峯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在言之也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則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中隨感而應各盡其

道時中之中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亦能憂禹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已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

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而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一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

毋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屛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

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苟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絶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屛子終身不養則豈得已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

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舜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峯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絶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内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拗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

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

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

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其事不同者所處

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

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

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

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

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赴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則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舞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

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黄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無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揺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苶然甘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